



在这局黑客与黑客的赌博中
赌注是：巨款、生命，

0111100001011100011101110000110110

0111100010111001110111000110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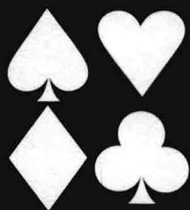
010101001110100101010100010101010111101010

THE INSIDER

A V A M C C A R T H Y

[爱尔兰] 伊娃·麦卡锡 —— 著 谭 勇 ——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知情人

THE INSIDER

AVA MCCARTHY

[爱尔兰] 伊娃·麦卡锡 著 谭勇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情人 / (爱尔兰) 麦卡锡 (McCarthy, A.) 著; 谭勇
译.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11
书名原文: The Insider
ISBN 978-7-80729-547-1

I. 知… II. ①麦… ②谭… III. 长篇小说—爱尔兰—现
代 IV. 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95605号

书 名 知情人

著 者 [爱尔兰] 麦卡锡

译 者 谭 勇

策 划 王志钧

版式设计 
TCL 13146 93370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通州区张家湾镇三间房村北空基地内)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90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547-1

定 价 29.00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1

哈里将要做的事可能让她蹲监狱。本来做她这行的，这不算什么稀罕事。可她手心依然汗津津的。

她把咖啡推到一边，盯着街对面大楼的玻璃转门。四月天里，盯久了眼睛就会蒙上一层水汽。记得上一次做这类事还是十六年前，当时她才十三岁，差点被抓住。这回不同，她准备好要全身以退。

街对面的玻璃门忽然开了。她一震，坐直了身子。原来只是个骑摩托的邮差出来。之前二十分钟里，这是唯一一个进去过的人。哈里在铝制的硬靠背椅子上动了动身子，感觉背上已经被硌得跟百叶窗一样一条条印子了。

“你还要点别的什么吗？”

咖啡店经理立在她身前，像只凶巴巴的斗牛犬蹲在那儿，两只胳膊交叉着抱在沾满油渍的围裙上。那意思很明白。现在是午市时间，她占着靠路的座位快一个小时了。得让座。

“对，我要点。”她冲经理极为妩媚地一笑，“请来一杯苏打水。”

经理把她的咖啡杯和碟子丢到托盘上，懒洋洋地带回后堂了。街对面的门又转开了，五个年轻女人一起走出来，全穿着相同的藏青色制服。她们顺着人行道溜达，一根香烟你传我递地抽，就像一群深海潜水员在合用最后一罐氧气似的。哈里眯起眼瞅着她们的脸看。她们都太年

轻了点。

她又靠回来坐，两条交叉着的腿松开来。身上穿的裤袜在藏青色制服底下有点刺人，两只脚也觉得生痛。早上出门时，对于该穿平跟便鞋还是带金色扣的高跟鞋，她拿不定主意，不过像平常一样，打扮艳一点的话，她总会找不准感觉。她希望接下来四十五分钟里自己用不着一顿狂奔。

她放松着双脚，耳畔传来店边小道上卸啤酒桶的哐唧声。她都能闻到打开的酒吧门后飘来的傻啤酒味了，还带着一股腐烂水果般的难闻气息。一辆大巴士喷着气停在她正前方，挡住了她看旋转门的视线。

该死，坐在这里之前她就该注意到前面有个车站的。巴士的引擎突突响着，乘客们依次纷纷下车。发烫的燃油尾气在空中翻腾缭绕，让车和车背面的大楼都显得虚幻缥缈，如同海市蜃楼一般。她用手指啪嗒啪嗒敲着桌面。

天哪，莫非都柏林的人全都在这辆车上？

透过巴士灰蒙蒙的车窗玻璃，她想看清对面办公楼，但是只能看到那扇转门的顶端。映在金属门框上的阳光一晃，门又开了，可是哈里看不见是谁出来。

她朝后抵开椅子，在街上飞奔了几步，等完全看到对面大门才停住脚。人行道上空着没见人。

哈里看了看表。时间要晚了，可她还不能冒险采取下一步行动。时机未到。

巴士发动了，往行车道上开去。哈里攥紧双拳，等着车走开。随即，她看清楚了，有个女人沿街已经走了一段，和前面几个女人方向正相反。这女人比前面几个年纪要大，约有五十不到，独自一人。这会儿，她停下来，踩着路边准备过街，正回头在看街面情况。

哈里的手指松弛下来。这女人金色层染的头发是新做的，但其他方面和网页上照片里的特征吻合。

她等着女人走掉。随后她往桌子上丢了几个硬币，穿过了大街。

玻璃转门内侧要清凉安静一些。哈里朝前台接待处大步走去，一路打量着四周环境。只见一张矮桌抵着一面墙摆放，上面摊着几本商业杂志。左侧，是一扇双开的大门，右侧也有一扇。如果需要的话，她唯一的逃离路线，就是从进来的路再出去。

从惯用的几种笑容中，哈里选用了另一种微笑，那是一副职业女性紧张兮兮没工夫闲扯淡的苦笑。

“嗨，你好，我是卡塔琳娜·迪娅戈。”她对前台桌后的女孩打招呼，“我来找桑德拉·纳葛尔。”

那女孩目光只顾盯着面前的电脑屏。“她吃午饭去了。”

“可我十二点半和她约好见面的。”

女孩咬着铅笔一头，耸耸肩。她嘴唇上涂了一层黏黏的粉红唇彩，铅笔上都沾到一些。

哈里朝桌子靠得更近点。“我来是要给技术服务部做培训的。她到底还要多久？”

女孩还是耸耸肩，点着电脑鼠标。哈里真想一把扯掉她手里的鼠标，用那东西把她手指敲一顿。

“好吧，我可没工夫等，”哈里说，“她不在我也要开始了。”

她转身朝左侧的门走去，看上去像是知道方向一样。前台小姐从座位上半立起来，铅笔啪嗒落在台子上。

“对不起，没有纳葛尔夫人的允许，我恐怕不能让您入内。”

“喂——”哈里折身回来，仔细瞅瞅那女孩的姓名牌，“——米兰妮，这个培训课可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准备好。我现在走了，下次再来就是一个月之后了。你想不想让我跟桑德拉解释解释我是为什么没能开始的？”

哈里屏住气，不露声色。若是有人对她自己这么呼来喝去，她肯定早就不客气了。但是米兰妮只眨了眨眼睛，就坐回去了。哈里并不怪她。那天早上哈里给银行打过电话，假扮客户投诉，第一次和桑德拉·纳葛尔通了话。哈里是在银行公共网站上找到她姓名和照片的，其所在部门还号称以优质的客户服务水平为傲。哈里和她聊了两分钟，就认定她是个彻头彻尾的贱女人，看起来米兰妮和自己在这一点上有共识。

米兰妮咽了咽唾沫，将一本来访者登记簿从桌上推过来。“那好吧，但你必须先填这个。在这里填姓名、日期，这边签名。”

哈里内心深处光亮一闪，信笔填了几处详细信息。米兰妮递给她一个身份牌，指着哈里左边。

“从那边进。我会电话通知里面，放你进去。”

哈里道了声谢，在心里跟自己击掌庆贺了一下。她还记得自己以往每次玩扑克吓退对手赢到钱时，父亲都会和她这么击掌庆贺。“空手套白狼的刺激比什么感觉都好。”他总这么说，还会冲她眨眨眼睛。

没错，就是要空手。她把身份牌别在领子上，朝门走去。安全锁喀嗒一声响，墙上按键盘里的绿灯闪起来了。她挺直肩膀，推开了沉重的大门。她进去了。

2

里昂·里奇没有收到过先知的消息有八年多了，他也向老天爷祈祷过不要再收到这人消息了。他摩挲着两天未刮的胡碴儿，又把那封电子邮件读了一遍。

或许这是个骗局。毕竟任何人都能自己署名为“先知”。他查看了发件人地址。和上次的不一致，但一样都很难琢磨：an763398@anon.obfusc.com。他想过追查来源，可也清楚这样做徒劳无功。他们曾追查先知的上一封邮件地址，查到最后，是某一个匿名转递邮件系统。是条死路。不论此人是何方神圣，他必定知道如何隐藏自己身份。

除了里昂自己，还有三个人知道先知这件事。其中一个在监狱，另一个已经死了。就剩拉尔夫了。

里昂拨了一个很久都没拨过的号码。

“是我。”他说。

“对不起，你是哪位？”

里昂能听到背景中人们嗡嗡的说话声。拉尔夫可能正和银行VIP们开会，为在那共同的舞台上多争取点活动空间而打拼。那是个他自己一度也曾风光过的世界。

“少跟我装傻，拉尔夫。”

众人的哄笑声在他耳边响起，然后逐渐减弱，最后只有空空的回

音。听起来，拉尔夫老弟跑到男洗手间里去了。

“好点了吧？”里昂问。

“你到底在干吗？”

“只想问候一下老朋友们。看起来这是个接到旧友电话的日子。”

“你在说些什么？我说过让你别再打电话给我。”

“对，对，我知道。听着，拉尔夫老弟，你离办公室近吧？”

“我正在参加一个董事会议，不能——”

“好。我给你私人邮箱发了封信。去读一读吧。”

“什么？你疯了吗？”

“只管去看就是。我五分钟后再打电话来。”

里昂挂掉电话，转身回到电脑前。他再次打开那封电子邮件，转发到了拉尔夫的化名邮箱地址。

他转过椅子，盯着窗外那些旧瓶回收箱和拖轮垃圾桶，它们就放在办公室后面的小停车场路边。

在他正对面，是一家本地中餐外卖店脏兮兮的后院墙，这家店名叫金娇虎。如此醒眼的店，简直是对健康的威胁，却起了这么个高档名字。

一个年轻的中国男子穿着白衫，费劲地迈出后门，将一袋物品抛进里昂窗底下的拖轮垃圾箱里，天晓得都是些什么脏东西。里昂皱着鼻子，受不了那大蒜的臭气，肠子熏得都打结了。这里的大部分店主都会制造这样的恶臭，而每当他们带着账目走进里昂逼仄的办公室时，更会把气味都带进来。溃疡让他的胃犯起痛来了。

“里昂——大里奇”，人们以前习惯这么喊他。那时他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经手的都是大生意。当年的他，银行里有数百万存款，还有个明艳照人的娇妻温玉满怀，可谓地地道道的风流人物。而如今，他那二十年的婚姻，连同昨日盛名和银行存款，全都被冲进了臭水沟。

里昂使劲闭上双眼。想到他的婚姻，就不能不想到他儿子，而这比溃疡都还伤人。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胃里火烧火燎般的溃疡上，竭力不去回想理查德那天早上在地铁站的一幕。那是近一年里他头一回看到儿子。

当时，他打了一整夜牌，然后乘地铁去办公处，和乘车上上班族们像

真空包装食品一样被封在车厢里。身边人们厌恶的表情不断提醒着他一些他自己也能觉察到的东西：他眼圈发红，口气熏人，腋下的细菌也在推波助澜，分解出令人掩鼻的气息。

在黑石车站，他的车厢停在月台上几个学龄男生身边。透过车窗，他漫无目的地瞅着他们。接着，他的呼吸凝滞了。黑头发，圆眼睛，星星点点的雀斑。正是理查德。乘客们都挤在里昂跟前，但他拼命把他们往边上推搡，竭力想再瞧儿子一眼。理查德比其他孩子高一个头，很容易辨认出来。他长大了。里昂的心头泛起万千感慨。这孩子会像他妈一样，高个头，不会跟自己这样，又粗又矮。

里昂朝出口又挤近一点。理查德那帮伙伴中有一个已先挤上车了，靠近后里昂认出了学生外套上黑石学院的标志。他眉头皱了皱。茂拉以前没提过什么转学的事，不过后来他们隔了很久没再讲过话了。他不知道是谁在给孩子付学费。

理查德就在门口。里昂半扬着胳膊，正准备引起他的注意。他听到了理查德那群朋友们操着一口高雅的口音正在交谈。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自己那身酸臭不堪的衣服、污迹斑斑的厚夹克，还有自己那张胡子拉碴的老脸。他的手迟疑了，悬在半空中。

“理查德！”

男孩头一转，回头看着月台。里昂抽回胳膊，也往窗外去瞧。一个四十开外的金发男人朝地铁小跑过来。他身穿一件黑羊毛大衣，手里拎着个红色运动包。他把包递给理查德，又对理查德的头发一通乱揉。里昂看着笑容在自己儿子的脸上绽放开来，不觉心如刀绞，像吞下碎玻璃一样地痛。慢慢地，里昂折过身子，一步一挨穿过人流，一直挪到车厢的另一头，就缩在那儿，直等到确认儿子下了车。

瓶子的丁零咣声让里昂一震。外面停车场里，那个年轻的中国人回来了，这一回把几个玻璃罐砸到了旧瓶堆里。里昂再搓搓脸，深吸一口气，想清一清肚里的纠结。也许明天他得把自己清理干净。也许该去看看理查德。

他看看时间。该给拉尔夫再打个电话了。他清清喉咙，拨了号。

“读过了吗？”拉尔夫一接电话，他就问。

“这算什么无聊的玩笑？”

“有一说一，没开玩笑。”

“你觉得是我发的信？我可不想跟这个沾上边。”拉尔夫声音干涩。

“怎么，拉尔夫？怕了？”

“我当然吓坏了。就算你没什么可在乎的，我可有很多担心失去的东西。”

里昂的手握紧了电话。“是靠有我，八年前你才没失去一切，我们可别把这事给忘了，好吗？”

拉尔夫叹了口气。“你到底想怎么样，里昂？要更多钱？”

这问题问得好。起初他只是想确定不是拉尔夫发的信，而现在另一个想法冒出来了。

“信你读了，对不对？”里昂说。

“对。他说东西在那女孩手里。这怎么了？”

“嗯，也许我想要回来了。”

“你觉得她会把它给你？如果他错了呢？”

“先知还从没说过任何事，”里昂说，“他说有证据。”

“你有毛病啊？想让我们都进监狱？”

里昂再一次凝视窗外。兴许收到先知的消息并非坏事。也许这是他的转机。

“有个我认识的家伙，”里昂说，“以前用过他。他会处理这事。”

“我不喜欢这样。”

“你没必要喜欢，拉尔夫。”

里昂把电话猛地挂了，又朝窗外看去。这一次他没有再看到墙上的涂鸦或是塞满了垃圾的拖轮垃圾箱。他看见自己胡须修得干干净净，还轻了二十磅，穿着意大利西服坐在董事会桌的主席位子上。他看见自己披着件帅气的羊毛大衣，在理查德参加学校橄榄球赛时给他加油助威。里昂咬紧牙关，手指捏成了拳。

这个女孩有本属于他的东西，他想要回来。

3

“下午好，这里是谢利丹银行——”

“——库克先生，在您的交易中没有显示。需要我再帮您查查另一个账户吗？”

约摸有三十组对话混成一片嘈杂的嗡嗡声。大多数声音是女性发出，像优雅的大黄蜂的蜂鸣一般充斥了房间。哈里半听着女孩们通电话，从一张张桌子之间穿过，只见每张桌都被蓝色软墙隔间遮挡着。她本人在谢利丹银行也开有户头。也许这事过后，她需要换家银行了。

这里有很多桌子空着，但哈里想到房间靠里面的地方找一张。她来到房间最里面，抢到了拐角一张空台子。她把包往椅子上一丢，等着旁边工作台里一个圆脸的女孩打完电话。

“对这个我们再次表示歉意，海耶夫人。再见。”

这女孩用键盘输入了点资料，朝哈里一使眼色。“又是一个不满意的客户。”

哈里微微一笑。“难道客户还会有别的样子？”

“这里可的确没有。”

哈里伸出一只手。“我叫卡塔琳娜。今天下午开始在这里工作。”

“啊，太好了。我是纳迪娅。”她握握哈里的手。她的长指甲涂成绯红色，每根肉嘟嘟的指头上都带着银戒指，连拇指上也有。

哈里朝空桌子做做手势，“我坐这边可以吗？”

“当然可以，没人在用。”

哈里坐下来，把电脑打开。“我想我的资料可能还没在这电脑上被设置过。你有没有可能帮我登录一下？”

纳迪娅神情犹豫。“按说我不可以那么做。”

要放松一点。“哦，好吧。我只想在纳葛尔夫人吃午饭回来前看一眼技术服务系统。”

纳迪娅咬咬下嘴唇，然后笑了。“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也不想她在你第一天上班就挑你毛病，对吧？”

她取掉耳机走过来，斜倚着身子把她的用户名和密码都输进去。哈里能闻到一股 CK 香水和薄荷糖的混合气息。

“可以了。”纳迪娅说。

“谢谢，我欠你一个人情。”

哈里等着纳迪娅回到自己桌前开始忙下一个电话，她调整了电脑屏幕的角度，以防旁人看见，然后开始行动了。

敲击几下键盘，她就从技术服务部申请页面进到了电脑操作系统中。哈里摇摇头，简直要哑嘴巴了。系统也该保护好点才对。

她在电脑里东探西探，把文件和目录略看了一遍，可这只是一个常规页面，没有秘密可言。她又点下鼠标，很快把所有与自己网络相关联的东西都扫视一番：

F: \Jupiter\shared

G: \Pluto\users

H: \Mars\system

L: \Mercury\backup

S: \Saturn\admin

这倒有点像回事。她就靠这个进银行中心电脑了。

哈里顺着联网机器的列表试着向前，想找门路进去。有些路径直接能让她进去浏览文件，可大部分会在敲击键盘的第一时间就把她拒之门外。她朝着深处钻，看能否找到可用的东西。终于，让她找到了：系

统密码文件。里面存着网络里每个人的用户名和密码。那是她进入系统的钥匙。她双击鼠标，试图打开文件。文件竟然锁着。

哈里皱着眉，看看时间。她的心跳骤然加快了。来了二十分钟，却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攻克。她丢开密码文件，开始狂扫网络，将文件系统深深地翻了个遍，在每个角落都嗅着气味。她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东西，肯定就在这里什么地方。果然不出所料，东西就在此处，藏在一个共享的分区里，任何人都能阅读：密码文件未设保护的支持文件复件。

哈里后颈一阵发紧。每当她用黑客手段闯入一个貌似安全的网络系统时，总有这种感觉。她真想把桌面当鼓来敲打庆祝一番，不过，做任何事都还是要分时间和地点的。

她打开支持文件浏览了内容，用户名是明确的文本，口令却都加了密。哈里朝身侧瞄了一眼，纳迪娅正边跟客户在电话里聊天，边用指甲敲击着键盘。

哈里一只手滑入夹克口袋，掏出一张 CD 光碟塞进电脑。那上面有密码破解程序，那个支持文件被输入其中。她弓着背假装在快速翻阅一本电脑使用手册，等着破解程序执行任务。

可能得耗点时间了。字库式攻击常这样。程序这会儿在浏览整个字库、给每个字加密、并试着将其与文件中加密了的口令进行匹配。然后，还会尝试字母与数字的组合。等全部完成时，她就得到所有需要的密码了。

哈里再次看看表。脖子后面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用手指揉捏着。在主管回来前，也许还有十分钟时间，而破解程序可能要花十五分钟。形势会很紧迫。但是话说回来，攻破和进入一个系统历来如此。正因为这样，才让人难以抵挡它的魅力。

她父亲以前总说她最后肯定会变成个毛贼，自从有一天她抡起一块砖头砸破厨房玻璃窗翻进屋之后，他就一直说这话。当时，她放学后被锁在了家门外，可满脑子想着的都是当天早上她从自家电脑上发起的端口扫描会有什么结果。当父亲踩着碎玻璃满脸惊讶地进来时，她试图解释这一切。她本以为父亲肯定会没收电脑，没想到，父亲反而将她的电

脑处理器升了级，还把房子钥匙交给她一套。在十一岁的哈里眼中，父亲的形象那一天更加伟大了。

而且，她还得到一个新名字，因为父亲就是从那天开始叫她哈里的。有时候，她渴望有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西班牙名字，就像她姐姐的名字那样。她姐姐叫艾玛兰塔，身材修长，长着淡金色头发。当她出生时，哈里的母亲还在迷恋丈夫那股半爱尔兰半西班牙的魅力。可等到哈里出世，父亲经济上的灾难却逼迫他们搬离别墅大屋，住进逼仄的排房，母亲对名字的感觉也就迟钝了。同为女儿，是哈里继承了父亲那乌黑的西班牙人眼睛和蓝黑色卷发，不过母亲没心思在意。因为抵制任何跟西班牙沾边的东西，母亲用她自己妈妈——一个拘谨的北英格兰女人——的名字给女儿起了洗礼名，叫亨利娥塔。

“但是有谁听说过毛贼会叫亨利娥塔这种名字呢？”她父亲在砸窗事件之后这么说，从那之后就坚持叫她哈里^[1]。现在，喊她别的名字她都不应了。

哈里查了查破解程序。差不多快完成了。她将已转成可读文字的密码浏览了一遍。有纳迪亚的，用户名“nadiamc”，密码“diamonds”。还有桑德拉·纳葛尔的：“sandran”，密码是“fortitude”。她摇摇头。这不行。她需要更具分量的账户，拥有准入特权的那种。

终于找到了，就在列表最下面。是网络管理员的密码：asteroid27。她的脚趾头在鞋里扭动起来。现在她就像保安一样，拥有进入大楼的万能钥匙：她可以去任何地方。整个网络归她所有。

用新得到的特权地位，她登录进去，并立即废止了网络的审查程序。现在，她的活动不会再被审查日志记录。她成了隐形人。

哈里在众服务器中游荡，潜入任何让她感兴趣的文件。看到某些接触到的资料时她眼睛都瞪大了：客户信用评级，银行各项收入，雇员薪资。她能阅览任何人的电邮，包括银行主席的。

她跳进另一个数据库，竭力弄懂面前那些数字的含义。等弄明白自

[1] “哈里”是“亨利娥塔”这个名字中“亨利”的英语昵称。

己正在查看银行最秘密的顾客信息时，她手指在鼠标上都僵住了：账户号码，身份识别 PIN 码，信用卡明细，用户名及密码。这些东西只有黑客们做梦才有，而且大部分内容甚至都没有加密。

哈里滚动翻看着数据。要从这些账户里提钱简直易如反掌。甚至没人会知道发生过什么。她是系统中的幽灵，连指纹都不会留下。

“她回来得挺早。”

哈里朝纳迪娅看去，她正往房间另一边点头示意。桑德拉·纳葛尔立在双开门那里，正查阅文件夹板上的文件。

糟了。得走了。

哈里的手指像跳吉特巴舞一般飞快地敲击键盘，把破解了的密码列表都存在自己 CD 上，另外，还将一些客户的账户数据以及安全 PIN 码也存在上面。

复制指令执行得很慢，她抬头看看桑德拉·纳葛尔。她正边忙碌着边穿过房间，每走几步就停下来查看一眼技术服务操作员们。

哈里知道自己该收手了，也知道自己在冒险，但还有一件事仍旧没做。她操控着鼠标，将自己的一个文件进行伪装，然后塞在网络某个角落。留张名片一直是她所爱。

那女人朝着这个方向走来，边走边往文件夹板上写下记录。在一个坐在离哈里几英尺远的女孩跟前，她停下来进行询问。

哈里清空了系统日志，以消除任何被追查出来的可能性。她重启了审查程序，然后抬头一瞥。

桑德拉·纳葛尔正紧盯着她。

哈里的腋下渗出了潮汗。她能听见那女人朝她走来时尼龙裤腿摩擦的窸窣声。她断开与网络的连接，在桑德拉·纳葛尔到达桌前的一瞬间快速回到了技术服务申请界面。

那女人呼吸粗重。距离之近，都能让哈里看清她上唇边的汗毛。

“你是哪位？你想干吗？”

“你是桑德拉·纳葛尔？”哈里站起来，包往肩上一搭，抓过 CD 就塞回口袋。“我一直在等你。”

“什么——”

哈里和她擦身而过，朝门走去，竭力不去注意自己发抖的膝盖。

“我是 IT 部派来检查你们系统健康级别的，”她说，“你们这里病毒问题很严重。”

桑德拉·纳葛尔紧跟着她。“怎么——”

“你们不必马上停止操作，但为你们自己着想，我希望你们能遵守银行的抗病毒程序。”

那女人脚步迟疑了。哈里扭头看看。

“我说对了吧。你们到时候肯定会收到 IT 部的通知的。”

她推了推双开门中的一扇，可打不开。再试试另一扇。锁上了。

“别走，你刚才说你是谁？”桑德拉·纳葛尔在她身后脚步声噤噤响。他妈的。

哈里发现了墙上的开门按钮。摁下去，只听咔的一声。她推开门，快步穿过前台大堂。米兰妮盯着她，嘴巴大张着。

哈里蹿出玻璃转门，冲到阳光下，沿街跑掉了。

在肾上腺素的刺激下，哈里顺着运河一路狂奔，高跟鞋踩得人行道嗒嗒响，血液在体内流动的声音像在擂鼓。一直到确信没人跟随，她才放慢步伐走起来，然后坐在运河堤栏上定定心。

河水从岸边高高的灯芯草草丛里哗哗流过，一阵微风轻抚她的脸庞。等心跳渐渐放缓了，她从包里摸出手机拨起号。

“喂，伊恩？我是哈里·马汀奈兹，鲁布拉安全公司的。我刚在你们系统中完成了渗透测试。”

“这么快？”

“对，我攻入了系统，拿到了所有我需要的东西。”

“我的天。嗨，哥们儿，我们有没有响起 IDS^[1]警报？”

哈里能听到背景中一阵骚动的声音。“放松点，伊恩，你的入侵监

[1] IDS是下文中哈里所提及的“入侵监察系统”英文名称的首字母缩写。